

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。重读《鲁迅日记》，有一家人屡屡见诸其上，记得其中一人还是家父的老友、我家的常客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我上大学的1983年春节。那天，我邀请了几个留京过外的外地同学到我家吃饺子。我父母特意安排外出走

了，他都八十岁了，大老远跑过来却扑了空，明天我去看他。”

原来那位老者就是马巽伯，他的名字和经历我经常听家父提起。马巽伯1903年出生，在日本上小学、中学，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，曾替郭沫若之芳邻，当过宋庆龄的秘书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科院工作。1982年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，马巽伯作为有名望的老一代学者、日文翻译家当选为该协会第一届理事。

马巽伯虽然比家父年长二十岁，但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挚友。他们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，有着相似的教育经历，可以彼此用一口流利的日语畅谈。

1946年，家父从国立沈阳医学院（后改名为中国医

科大学）毕业后，留校任呼吸内科助教，那时，马巽伯在该校任总务处长，上世纪50年代初，家父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兼门诊部主任，其间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，过往甚密。机缘巧合的是，家父在1948年参加了马巽伯的婚礼，相隔仅两个月，作为好友，马巽伯携夫人也参加了家父的婚礼，所以马巽伯夫妇和我父母也是感情挚笃的故交。1956年，马巽伯调往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任日文翻译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两年后，突接一纸调令，家父也被调至该所，改行从事行政领导工作。继沈阳之后，两人在北京再次共事，不得不缘分是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。他俩俩关在同一个牛棚里，一起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，共度艰难岁月，互为知己，成为至交。他以前几次来访，我都不在，以致我第一次见他，并不知道他就是马巽伯。他住在呼家楼，当年乘公交到我家木樨地，中途还要换乘数次，远道而来，我却未能“怡然敬父执”，惭愧不已。

马巽（字巽伯）出身名门，家学渊源。其父马裕藻，字幼渔，是近代文化名人。早年马裕藻夫妇自费留学日本，在东京和陶成章、徐锡麟、秋瑾等人共住一栋二层小楼。马裕藻先回早稻田大学，当时廖仲恺在早稻田读预科，马裕藻的夫人和何香凝是东京目白女子大学的同学。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，并和鲁迅一起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，从此和鲁迅成为莫逆之交、一生挚友。马裕藻回国后任北大国文系主任达十四年之久，其间首倡并主定汉字注音和标点符号。他和北大师生一起

《鲁迅日记》中的一家人

李成振

从古今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苦读谓之“十年寒窗”，“同窗”即同学或学友；了解外国和对外开放的渠道有个美名叫“世界之窗”。

窗在古代仅仅是墙上的一个孔，主要用途为采光和通风。然而这一窗口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安全的通道，为歹徒及不怀好意者提供“破窗而入”的机会。但是没窗也不行，特别是在气候炎热的国家和地区，所以古代埃及、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都把窗开在屋顶上，成为一种天窗。中国自古也有天窗，李商隐有诗句：“猿声连月槛，鸟影落天窗”。上海和江南某些地方的民居有不少是带有“老虎窗”的，这是天窗的改良形式。

窗的另一用途是供人眺望，它让人身在室内而能眼望世界，成为沟通室内室外的“口子”。公元五至六世纪，窗子在欧洲也叫“眼门”，它和“眼睛”“观望”有关系。一座房子的窗子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，正因为如此，人的眼睛也被形容为窗口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最先把眼睛称为“心灵之窗”，从眼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。德国画家丢勒画过一幅神学家费利普·梅兰克森的半身侧面肖像，并在肖像的眼睛里画了窗十字框架；还有一位叫加尔的比利时画家则干脆把眼睛画成了气窗。

人们不仅非常需要窗，而且十分崇拜窗，古代亚述人（亚述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文明古国）崇拜窗神基利利；埃及传说中有一个长着鹰头的护窗神荷鲁斯；罗马的瓷瓶画中，多数窗框上画有女子的形象。在玻璃没有发明前，为安全起见，人们用兽皮挡在窗口，或将贝壳、大理石、石英磨成薄片做窗板。十七世纪的欧洲农民无钱制备昂贵的窗板，只好白天让窗子畅通着，到了傍晚，用木板将窗口堵起来。

倘若一位闺楼小姐依窗而望，窗外的小伙子殷勤地弹奏着小夜曲，此时此刻，普普通通的窗便成了浪漫主义的道具。

“窗”这个字眼是带有某种诗意的，难怪人们把机场、码头、火车站、邮局……也称作“窗口”。但愿所有的窗口多带一些诗意，每一个窗口都能为人解决一个问题，莫让人见了窗口就犯愁，更不能使人觉得窗口像卡口。眼下很多场所都利用高科技创设了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使窗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
马巽伯虽然比家父年长二十岁，但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挚友。他们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，有着相似的教育经历，可以彼此用一口流利的日语畅谈。

1946年，家父从国立沈阳医学院（后改名为中国医

科大学）毕业后，留校任呼吸内科助教，那时，马巽伯在该校任总务处长，上世纪50年代初，家父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兼门诊部主任，其间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，过往甚密。机缘巧合的是，家父在1948年参加了马巽伯的婚礼，相隔仅两个月，作为好友，马巽伯携夫人也参加了家父的婚礼，所以马巽伯夫妇和我父母也是感情挚笃的故交。1956年，马巽伯调往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任日文翻译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两年后，突接一纸调令，家父也被调至该所，改行从事行政领导工作。继沈阳之后，两人在北京再次共事，不得不缘分是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。他俩俩关在同一个牛棚里，一起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，共度艰难岁月，互为知己，成为至交。他以前几次来访，我都不在，以致我第一次见他，并不知道他就是马巽伯。他住在呼家楼，当年乘公交到我家木樨地，中途还要换乘数次，远道而来，我却未能“怡然敬父执”，惭愧不已。

马巽（字巽伯）出身名门，家学渊源。其父马裕藻，字幼渔，是近代文化名人。早年马裕藻夫妇自费留学日本，在东京和陶成章、徐锡麟、秋瑾等人共住一栋二层小楼。马裕藻先回早稻田大学，当时廖仲恺在早稻田读预科，马裕藻的夫人和何香凝是东京目白女子大学的同学。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，并和鲁迅一起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，从此和鲁迅成为莫逆之交、一生挚友。马裕藻回国后任北大国文系主任达十四年之久，其间首倡并主定汉字注音和标点符号。他和北大师生一起

是谁在唱歌

汪洁

炎炎夏日，燥热的空气，总是伴着阵阵声浪，知道这是谁在唱歌吗？

记得小时候暑期，住在上海石库门老弄堂。每逢夏天傍晚雷雨过后，我和小伙伴们就会在天井里或者门外树下乘凉嬉戏，此时耳边是此起彼伏的鸣声，“知了，知了”如浪不绝，仿佛在唱歌。宋刘克庄诗：“夏雨轰轰断暑，新蝉已噪庭槐。”原来是“蝉鸣”声，我们也好奇地去寻找，寻找夏天的声音。

几个小伙伴们，在大树下挖土，可见到一只只褐色的“蝉蛹”，也见一只只蝉蛹爬上了树干和树枝，然后脱壳变成了会唱歌的“知了”。所以在雷雨过后的大树下，可以收获夏天的“战果”——只一个多小时左右的光景，就有半斤左右的蝉蛹。小伙伴还爬上树干，用自制的竹竿，套粘蝉，再用棉线绑住它的翅膀，放手心中把玩。

石库门的小孩人人有战果。把蝉蛹带回家给妈妈，看着妈妈一只只洗刷，用盐腌制一下沥干洗净，然后用计划供应的少许油煎炒装盘，晚上就和全家喝着妈妈煮的白米粥，吃着爸爸从单位食堂带回的白馒头，就着妈妈煎炒的蝉蛹，还有妈妈烧的烂糊白菜肉丝，白馒头裹着吃。这就是夏天的味道，夏天的幸福。

是谁？在大树上喧闹，在家门前唱歌，从白天唱到深夜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，唱着夏天，唱着清风明月，也唱着未来。何用费力去寻找，无论走到哪儿，无论走多远，它们都在那儿唱歌。想念从前的夏天，想念爸爸的白馒头，想念妈妈煎炒的蝉蛹。

马裕藻写了一副直抒胸臆的著名对联：豫才尊兄千古，热情冷峻文章直笔遥师荆汉阁，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，弟马裕藻敬挽。

马裕藻和蔡元培在1938年编辑出版了第一版的《鲁迅全集》。

马巽伯爱好广泛，也是交际舞高手，周末必携夫人去国家俱乐部跳舞，一直到95岁。马巽老每逢新春都给家父寄来亲手绘制的贺年卡，家父离休后，走动更为频繁，厚谊五十五载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2002年马巽老以99岁高龄辞世，2015年家父亦作古，老友永会于天国矣。



对五四运动起到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，任内聘请鲁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。

马裕藻的女儿马珏，也就是马巽伯的妹妹，是名动一时的北大校花，曾两次登上《北洋画报》封面，马珏曾和鲁迅有过多年的书信来往。

马巽伯1927年从庆应大学毕业回国后，执教杭州，作为马裕藻的长子，他经常奉父命去上海拜访鲁迅，并送一些诸如茶叶等物。《鲁迅日记》中，1928至1932年间有多次记载“马巽伯来”、“马巽来”、“巽来”。据统计，《鲁迅日记》中提及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有近两百处之多，交往之密切可见一斑。1936年，鲁迅逝世。马

在建党百年的喜庆日子里，我想起了两位好书记。淮北下乡第二年的一天下午，生产队长把正在地里干活的我叫到一边，说：“大队书记找你呢！”我心里一惊：出什么事了？仔细想想，自己踏踏实实下地干农活，不怕苦不怕累，除了生病，每天三出工，没出过差错。抑或家里有事？我离开上海时爸爸还在农场劳动，妈妈整天愁眉不开。这一想心里顿觉一阵抽搐，胸口像被绳索勒紧，突然发晕，身体摇晃着走上田埂，将要跌倒……

迷糊中感觉被人搀扶住，“小钱，怎么啦？瞧你脸色发白，不舒服？来，来，快坐下！”听声音是大队书记，他扶我在一棵树下休憩，片刻，我头脑稍清醒过来。

“你们上海娃还是蛮肯吃苦的，俺们都看在眼里了，身体不好可以休息，别蛮干……”

感觉他言语很温和，别撞的心稍稍平和，“我看了你的档案……”天呐！我又要晕倒了！“你们祖上可都是大人物，了不起！”啊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再次清醒过来，我看着他，只见他对我微笑着。“县里马上要召开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俺大队有一个名额，经大队委讨论同意推荐你作为知青代表参加。大家表现都不错，可只有一张表，你代表了吧。”他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表格和一支用旧了的黑色自来水笔，“你马上填一下。”

我感觉仿佛身在梦境。就这样，我用颤抖的手，在大树下，在膝盖上填写完这张神圣的表格。我的眼泪滴在了表格上，望着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书记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“谢谢您，走那么远的路过来！”

我说的是真话，我们生产队是整个大队最偏远的穷山村，可是他平时也没少过来指导生产，问候父老乡亲。口碑极好的老书记还是一位精通农事的庄稼手里。他说：“哈，每个生产队都在俺心坎上，今天顺便也来看看乡亲们！俺们这里穷，你们大城市来的学生，跟俺们一起吃苦啦！锻炼锻炼也好！有啥困难跟俺说……”

这位吴书记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首任大队书记，慢慢年老了。这一年，生产大队来了一位新书记接班，他是部队复转军人，年轻干练，充满活力。他当兵在南京，见识过大城市，故更有思想、眼光，也更有魄力。他对我们知青严如师长，亲如朋友，常跟我们说部队里的故事，鼓励我们学习英雄。他也常劝导我们不要一味在田里苦干，要走出去，放眼量，发挥知青特有的能力干农民干不了的事。他说的一些话至今还常忆起。记得他说：我理解的知青下乡，不是只为让你们学老农干农活，论农活，你们连老太太都干不过的。你们要发挥你们的长处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你们特有的智慧和力量。

他任职的第二年，传来喜讯，全省范围将迎来一次较大规模招工。一天，他带来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招工表。他把我们招到屋里，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描述：“这次招工，我一开始就用强硬口气跟公社书记狮子大开口：无论如何，你必须满足我们大队的最大需求，还剩十五位知青，全部让他们走！公社书记说：你也太狠了吧！我说：别急，你听我说完原因。其一：我们大队知青身处公社最远最偏僻最穷最差的地方，他们吃的苦最多。其二：他们从不窜队游荡，每天在田地勤勤恳恳劳动，锻炼改造得最好，贫下中农评价都很好。还要其三吗？不需要了吧！当年个别知青由于坚持不了，擅自跑到其他条件好的大队去了，他们没有跑，默默坚守着。就凭这些理由还不够吗？哈哈，公社书记被我气得哑口无言！”田书记边说边得意地开怀大笑，把我们笑得还开心！”

笑过后他收敛了笑容：“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们走，你们毕竟有文化，我跟你们聊天很开心呐，你们走了，我孤独咯！”这时我看到了他脸上掠过一丝落寞。“可是我不能拉住你们不放啊，你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！”他很快转换了话题：“领到招工表，我第一个就到你们这里。我心里有明镜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哪怕只有三张，我也首先给你们，要走一起走，哪能让一个女孩孤独留下！”说得我们仨热泪涟涟，笑过哭，哭过又笑……

艰苦的岁月里，这两位秉持公平正义、充满仁爱之心的党书记的关怀，是我们心里温暖的阳光！

心中的阳光

钱岳昊

窗

陈钰鹏

窗在古代仅仅是墙上的一个孔，主要用途为采光和通风。然而这一窗口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安全的通道，为歹徒及不怀好意者提供“破窗而入”的机会。但是没窗也不行，特别是在气候炎热的国家和地区，所以古代埃及、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都把窗开在屋顶上，成为一种天窗。中国自古也有天窗，李商隐有诗句：“猿声连月槛，鸟影落天窗”。上海和江南某些地方的民居有不少是带有“老虎窗”的，这是天窗的改良形式。

窗的另一用途是供人眺望，它让人身在室内而能眼望世界，成为沟通室内室外的“口子”。公元五至六世纪，窗子在欧洲也叫“眼门”，它和“眼睛”“观望”有关系。一座房子的窗子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，正因为如此，人的眼睛也被形容为窗口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最先把眼睛称为“心灵之窗”，从眼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。德国画家丢勒画过一幅神学家费利普·梅兰克森的半身侧面肖像，并在肖像的眼睛里画了窗十字框架；还有一位叫加尔的比利时画家则干脆把眼睛画成了气窗。

人们不仅非常需要窗，而且十分崇拜窗，古代亚述人（亚述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文明古国）崇拜窗神基利利；埃及传说中有一个长着鹰头的护窗神荷鲁斯；罗马的瓷瓶画中，多数窗框上画有女子的形象。在玻璃没有发明前，为安全起见，人们用兽皮挡在窗口，或将贝壳、大理石、石英磨成薄片做窗板。十七世纪的欧洲农民无钱制备昂贵的窗板，只好白天让窗子畅通着，到了傍晚，用木板将窗口堵起来。

倘若一位闺楼小姐依窗而望，窗外的小伙子殷勤地弹奏着小夜曲，此时此刻，普普通通的窗便成了浪漫主义的道具。

“窗”这个字眼是带有某种诗意的，难怪人们把机场、码头、火车站、邮局……也称作“窗口”。但愿所有的窗口多带一些诗意，每一个窗口都能为人解决一个问题，莫让人见了窗口就犯愁，更不能使人觉得窗口像卡口。眼下很多场所都利用高科技创设了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使窗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


马雕像，待趋前仔细观看说明，原来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。但据懂得欣赏门道的游人介绍，这座雕塑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是里昂诞生的雕塑家卢蒙的毕生遗憾之作。传说卢蒙在铜像即将完工时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失误——居然忘了在伟大的国王脚下雕副马镫！如此，塑像马背上和路易王脚下空空如也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。

广场没有绿地，树木很少，可说没有什么障碍物，我们本来是冲着小王子塑像来的，奇怪的是，走走停停，东看西望，围绕广场一圈将近两个小时，竟然没有找到目标物。广场一侧有旅客服务中心，可惜天已向晚，无人可以问询。

“算了，小王子不见就不见吧，”我提议，“里昂是美食之都，我们去吃饭吧。”

寻找“小王子”

傅光达

“不嘛！”女儿固执地发起了“梗脾气”，撇着嘴说：“好不容易来一趟圣埃克苏佩里的出生地，不见小王子塑像算什么名堂！先看小王子再吃饭。”

“孩子气！”我妻子哭哭不得，“好好，那就陪你再找找。”

此刻，天光已逐渐暗下来。周围的商店都亮起了灯。头顶上空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。我们兜兜转转，不抱希望地转悠到广场黑黢黢的西南角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在两棵树之间，蓦然发现有一根高高的石柱，就在柱子顶端上——正是我们要找的对象：坐着的飞行员和站着的小王子雕像，或者说出生于里昂的圣埃克苏佩里和来自B612小行星的小王子，他们正偏居一隅，观察着来自白苹果广场的所有人。

“哦！”女儿欢呼了一声，随后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情双手合十，默默祈祷。

看到女儿这副神情，忽然



钱江一线潮 彩铅画 朱文辉

6月9日是《小王子》之父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的生日，我回想起2019年去寻找小王子塑像的事情。

那天，我们一家三口从巴黎乘火车到文化名城里昂正好下午5点，住进老城区靠近地铁站的民宿，稍事休息后女儿提议去红土广场观赏小王子塑像。

已是黄昏，落日熔金，残阳如血，原本鳞次栉比的灰黄旧建筑被镀上一层暖色。这由红土铺成的广场名叫白苹果，据说它曾一度被称为皇家广场，是法国第三大广场。最先映入人眼帘的是矗立在广场中心位的一座高大的战时骑

旅游

觉得，孩子气也没有不好；要不是她的坚持，来里昂就会留有遗憾。正如《小王子》所写：本质美好的东西，只有用心才能看见。正是你对你的心爱之物花费的时光，才使你的心爱之物变得如此重要。遇见，是令人开心的。

小王子还说过：“当你在夜里望着天空时，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，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，那么对你来说，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笑。只有你一个人，看见的是会笑的星星。”我不由得将目光沿着塑像朝上、再朝上，再一次仰望起里昂天幕上的星星来。

七夕会

觉得，孩子气也没有不好；要不是她的坚持，来里昂就会留有遗憾。正如《小王子》所写：本质美好的东西，只有用心才能看见。正是你对你的心爱之物花费的时光，才使你的心爱之物变得如此重要。遇见，是令人开心的。

小王子还说过：“当你在夜里望着天空时，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，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，那么对你来说，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笑。只有你一个人，看见的是会笑的星星。”我不由得将目光沿着塑像朝上、再朝上，再一次仰望起里昂天幕上的星星来。

